

庚子之變予隨扈恭及挈室避居昌平嘗孤  
蹇驢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既又  
繫以小詩皆實錄也昔人言詩思在驢子背上予此  
詩多於驢背上得之意境適與之同然京洛煙塵較  
之灞橋風雪所處固不侔矣詩凡四卷以其有關掌  
故不忍割棄彙而存之即題曰驢背集戎馬惚惚之  
中非敢慕前賢風雅痛定思痛亦毋忘在莒之意耳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秋八月退廬自序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header row is the top-most row, and the remaining 9 rows are empty.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a small, dark, irregular shape that appears to be a scanning artifact or a mark on the paper.

驢背集卷一

黃巾遺孽起山東  
滕上橫刀顧盼雄  
誰識先皇憂  
寇難周堪一疏上留中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  
山東義和拳大起義和  
拳即八卦教匪與白蓮教異派同源  
匪首邵文生商邱人倡亂  
乾隆中葉旋被執誅死嘉慶時  
再熾由河南擾及曹州  
給事中周廷森發其事  
朝命那彥成討平之  
盡滅其黨懸為例禁  
自西人入中國傳教  
良懦多受欺凌  
拳匪因民之勿

忍也遂劫眾以叛聲言保清滅洋不傷害良民  
端郡王載漪首先崇信京朝官不學無術鮮有  
練習故事執祖法以爭者

海外燃灰民黨眾夢中折翼帝星孤晉家骨肉參商  
甚早兆中原亂五胡

戊戌之變康有為逃竄海外造為誣罔之詞指  
斥宮闈誘煽南洋各島華商集貲數十萬力保  
皇會以圖後舉

康黨事敗始立大阿哥立載漪漸執朝

權自是國勢趨重東宮徐桐崇綺俱嚮用拳匪  
乘機而入因得以保清滅洋之利啗朝廷載漪  
陰謀內禪亦遂為鬼神所播弄矣

曾披黃襪護東宮負辰圖留畫室中壯不如人甘伴  
食暮年偏欲攘邊功

徐桐以大學士兼上書房總師傅位望雖尊而  
事權不屬伴食中書者凡十餘年戊戌變政抗  
疏請斬張蔭桓力攻新黨由是有寵於太后  
先是光緒五年吳可讀為穆宗爭大統詔集

廷臣會議桐時為禮部尚書疏言我朝家法不  
建儲貳萬世當敬守及己者議立溥儁不力諫  
反贊成之與前議相反遂與崇綺同入青宮以  
伊周自任桐痛惡外夷凡西來貨品概屏絕勿  
用于承煜官刑部侍郎一日口含呂宋煙趨庭  
而過桐見之大怒曰我在而敢如此我死其胡  
服騎射作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至是聞拳匪起語人曰此天意也異種自此絕  
矣因與崇綺聯名密陳大計辭甚秘外廷不盡

聞知 太后以兩臣皆先朝耆舊既同聲贊助  
遂不疑載漪有私

邸閣留賓夜未央金華銀燭燦成行停杯忽喚天魔  
舞不信黃冠作虎張

城外白雲觀道士高仁峒嘗往來端邸稱頌拳

匪神術王召其頭目試之良驗乃留置邸第卜

日大宴諸朝貴徐崇二師傅在焉酒半命戎服  
見客獻其技一座大驚相與痛飲盡歡而散

烽火連天澈夜明一伸左臂礙神京相公高枕沈沈

睡誤聽雷聲作釜鳴

拳匪初由山東竄直隸但傳演拳法不敢與長吏為難涑水武舉人某與教民構訟不勝破家習拳謀報復教民偵得其情訴於官官吏持之急則挈眾以叛揭竿而起者數千人總督裕祿聞變遣副將楊福同討之遇伏敗沒事乃上聞朝廷置勿問遂毀鐵路斷電綫大掠霸州固安躡及通州近京數十里居民一夕數驚其時京津驛路不通朝士避亂南旋皆取道運河舟行



至河西務洋兵百餘人入衛使館者與拳匪相  
 遇大戰數百艘維繫河干阻遏不前或遇盜劫  
 或全家散失甚者誤中鎗砲以死哭泣之哀聲  
 震兩岸

萬戰森嚴擁百神神言箕尾是前身誰知篝火狐鳴  
 事夥涉沈沈誑楚人

拳匪自言有異術能誦符咒閉鎗礮火門臨陣  
 時神降其體刀斧斫之不入所事神若楊戩哪  
 吒洪鈞老祖驪山老母諸名目皆怪誕不經京

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城市鄉鎮編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賊目中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端坐其中被髮舞劍作巫言生殺予奪皆任意為之無復朝廷法紀矣

樞使聯翩出國門懷中密詔語微溫吞胡自是平生志老悖須知念子孫

太后聞賊逼近畿遣協辦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府尹何乃瑩先後出京觀釁乃瑩受剛毅指馳抵涿州傳集賊中渠魁言爾

等皆義民當努力自愛毋傷害百姓異日朝廷  
征服東西洋必用汝為前驅皆撫掌大笑而散  
舒翹因剛毅薦得入軍機不敢與之立異剛毅  
還朝密陳奉民志在拒敵非叛逆可比今已俯  
首受約不如因而用之 太后默然  
拔幟登壇氣便驕春燈謎語雜歌謠可憐一炬成焦  
土使相登樓拜火妖

剛趙既還拳匪相繼入城借廟宇設壇練習拳  
勇已乃盤踞民房暨保清滅洋大旗造七字歌

謠榜揭通衢五城察院以六言韻語出示禁之  
都人謂御史與拳匪以詩歌相唱和一時傳為  
笑柄

拳匪日尋仇劫殺遇教堂洋房輒燬之狂言望  
空叩頭神火即至不殃及良民五月二十日焚  
正陽門外中西藥房北風驟起延燒二千八百  
餘家火及城樓西自觀音寺至大柵欄南自煤  
市街至西河沿俱成灰燼九城同日閉市交易  
不通商戶官宅一日數遷人心始惶惶憂亂剛

毅聞火警整冠登城向火行九拜禮觀者皆莫測其用意

午門宣詔集臣工分隔何由効小忠獨恨本初言不用橫刀一揖據山東

太后見南城火光燭天即傳旨召百官會議班既定載漪進曰拳民出死力為國宣難入京以來秋毫無犯心迹坦白可知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復能制之此天贊我也必收用之兵部尚書徐用儀曰不然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

且敵強我弱不可信自我先夫吏部侍郎許景澄  
曰尚書言是也以一國挑釁列邦使彼協而謀  
我勢將不敵徐桐剛毅斥之曰此南人邪說墮  
軍實而長寇讐不可信也莊親王載勳輔國公  
載瀾崇綺皆袒載漪慶親王奕劻武英殿大學  
士榮祿協辦大學士王文韶惡匪黨而不敢直  
言餘如翰詹科道卿寺各官班次遙遠或然或  
否皆不得前致一詞於是定策令陝西提督董  
福祥招撫拳民編為一軍遣吏部侍郎許景澄

戶部侍郎那桐往天津止各國援兵不從則以  
兵戎相見太僕寺少卿張亨嘉翰林院侍讀學  
士朱祖謀越班切諫 太后厲聲叱之左右麾  
二人退

先是山東匪亂上聞巡撫毓賢不能戢詔罷毓  
賢別簡袁世凱率所部兵往代世凱初至濟南  
極陳拳匪左道惑眾不可資以禦侮朝廷勿省  
遂召匪目以好語慰之令率眾赴畿甸為國效  
力於是東匪皆趨直隸矣

脫帽謹呼殺二毛枕囊嚙語即兵韜妖狐大有憑城  
勢野掠歸來血洗刀

拳匪謂夷人為大毛從夷教者為二毛每人各  
持一刀刀必見血殺人即死以次輪研之不糜  
爛不止自言臨陣時密誦所傳符咒能避槍砲  
有誦聲未絕即中槍朴地死者又言祖師所傳  
密咒凡十九字天津拳首張德成等只通曉二  
三字若通至七八字便橫行無敵矣

八王貴宅錦城邊傅粉簪花酒中眠忽報黑山飛燕



起自開軍府弄兵權

自載漪倡剿夷之說莊親王載勛輔國公載瀾  
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貝子溥倫皆起言  
兵朝廷既招撫拳匪為團民恐諸團游散無歸  
命載勛為統率義和團大臣載瀾剛毅英年佐  
之於是莊王府設立總壇聚眾至三四千人傾  
公帑贍養之凡五城散團及新從匪者皆令赴

王府報名註冊

北府兵權屬相公暗收名士坐談戎橫行可恨涇州

卒入市尋仇刺釀翁

大學士榮祿自負知兵 太后再出垂簾盡以  
兵權委之遂開幕府設關防立北洋軍務公所  
延爽良譚啟瑞聶時窩陳夔龍為幕賓改宋慶  
毅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新建陸軍為武衛右  
軍聶士成武毅軍為武衛前軍董福祥甘軍為  
武衛後軍提督張俊別募萬人為武衛中軍皆  
歸一人節制所謂北洋五大軍也後死別將恩  
祥不戢士榮祿自將之又令湖北提督張春發

募十營為武衛先鋒左翼江西按察使陳澤霖  
募十營為武衛先鋒右翼駐淮北遙助聲援後  
右軍隨世凱入山東前軍左軍各守要隘福祥  
駐南苑不百日復還薊州唯中軍分布禁城內  
外博奕好飲橫行都市都人為之謠曰武衛軍  
如虎狼誰其將者榮中堂

將軍樊噲館兵符十萬橫行罪可誅高后尚能容媿  
罵不輕開罪絕匈奴

董福祥擁兵二十營入見請圍攻使館出殺各

國使臣以報歷朝失地表師之恥 太后不許  
福祥快快浸驕橫不受節制

五月初大學士崑岡使庫倫回覆命 太后問  
庫倫有義和拳乎崑岡曰無之入張家口問一  
見宣府以南則眾矣事將若何 太后曰此嘉  
慶間八卦會也寧可縱乎崑岡叩頭稱善而退  
丞相延賓別館開曾王並世負文才探懷欲進平戎  
策何異遼東獻豕來

湖南舉人曾廉戎戎上疏請斬康有為徐桐見

疏大悅延至私第以賓禮待之為竄名會典館  
修書叙勞保至知府廉與編修王□□善因喙  
□□詣桐獻策請閉絕外洋通商盡廢舊約召  
前四川總督李秉衡督師用周漢余棟臣為先  
驅棟臣即余蠻子蜀中大盜以闡教侵擾川東  
郡縣始編徧發大兵捕之乃率眾降漢著書惑眾  
楚人病狂者也

杉山記室自翩翩慘死殊方亦可憐大道橫屍收不  
得下愁螻蟻上烏鳶

日本公使聞英提督西摩爾統兵三千入援遣  
書記生杉山杉往覘虛實出永定門廿軍與拳  
匪合謀執而殺之剖其腹實以馬矢棄尸道旁  
夜燧燭武見秦師國勢危於打劫棊邊任使車東道  
塞翻將遊說罪張儀

許景澄那桐銜命往天津行次豐臺拳匪謂二  
人為外洋遊客欲殺之景澄稱有詔乃免時徧  
地皆匪東道不通桐先返景澄從之

掌上雲英未嫁身雪膚疑是藐姑神遊仙暮入碧虛

去一片雲羅生襪塵

賊匪中有名紅燈照者皆選室女未嫁者為之  
室中祀九遠道人以銅盤貯水置神前繞行叫  
飛字不絕自言練習四十八日即能飛行空中  
人各然一燈以紅紗籠之懸諸門外一夕紅燈  
匿不見里中驚傳諸女伴飛入海外焚洋人廬  
舍矣其黨奉天津林黑兒為師黑兒生長水濱  
本船家女也

弩末徒爭一日強井蛙坐嘯亦堪傷相如叱咤千人

廢頸血居然濺大王

奕劻請各國公使入總署議和皆遲疑不出德使克林德自負勇敢輦而先道遇神機營兵或曰拳匪矣左右以空鎗擊之營兵大噪隊長恩海縱兵邀殺克林德各公使後至者聞警皆返未乾口血遽寒盟赤子潢池敢弄兵曾記陰山聞鬼哭匈奴終未殺蘇卿

敵人狃於遼膠之役謂我必不能戰只調南洋兵艦數艘移大沽限我一日夜退出礮臺欲以



虛聲挾和直隸總督裕祿奏至復集百官會議  
載漪載勛徐桐剛毅主戰請遂收執使臣以清  
內奸戶部尚書立山與爭不勝內閣學士聯元  
曰兵交使在其間不以為罪比春秋意也今吾  
以一國激怒全球異時兵敗援絕皇太后為  
天下母使百萬生靈駢首就戮何面目見先  
帝乎貝勒溥倫於眾中大言曰聯元通賊可斬  
也奕劻翼之而退王文韶復言戶部兵餉不濟  
太后外逼拳匪內受諸王挾制不得已從載

漪言亦限一日內令各國公使退出交民巷  
捷書一夕達甘泉六貴同朝拜賀箋欲倚淮東平寇  
難高駢但解媚神仙

裕祿奉詔拒敵慮津防不固濫收拳匪用之敵  
兵十九艦攻大沽提督羅榮光於大霧中擊傷  
其一官軍死數百人裕祿以大捷告遂下詔宣  
戰褒獎拳匪為義民言山東等省不期而集者  
數十萬人下至五尺之童亦能執干戈衛社稷  
載漪宴賊目於邸第大醉起舞以為天誘敵衷

蕩平在旦夕矣

躍馬橫刀督戰來鬚如蝟磔陣雲開棘門霸上皆鬼  
戲只有條侯是將才

提督馬玉崑佐宋慶領軍務率所部新軍二十  
營由營口馳援天津與各國大小數十戰互有  
殺傷後都城破美提督察斐語人曰中國兵唯  
馬軍門頗知鎗法董福祥張春發以下皆鬼戲  
也

老子胸中有甲兵兩淮草木識威名艱難百戰誰分

謗一夜寒星落大營

聶士成驍勇善戰兩淮諸將無有出其右者甲午之役葉志超被逮士成代領其軍以三千人扼大高嶺設伏敗敵乘勝復連山分水各要隘威名大振拳匪初起奉命保津蘆鐵道大破匪黨於洛垓頗有殺傷剛毅至涿州拳匪請解士成兵權願殺賊自効何乃瑩力贊之剛毅以聞或言不可或言淮軍百戰勁卒撤之必生變乃令榮祿遺書士成戒其勿浪戰邀功并通飭京

畿各屬既而拳匪受撫畿大張謀陷士成以報  
落堡之怨軍士知士成失寵浸不用命西沽之  
賊王□□誣其通敵約編修彭青藜主事吳國  
鏞李雲慶等十二人上書劾之謂西沽礮臺士  
成得八十萬金賈與敵人詔裕祿密查士成憤  
愧不自安引兵攻紫竹林轉戰至八里臺免胄  
赴敵而死營官宋占標從殉敵兵所憚者唯士  
成及馬玉崑士成死淮軍二十五營雖詔玉崑  
兼領已孤立無與為援矣是日朝廷方嚴旨奪

士成職聞其死復下詔議卹多貶詞

倒屣迎門上客來密籌軍事畫盤灰一封疏草朝天  
去不薦邊才薦盜魁

匪首張德成入見裕祿裕祿開門出迎禮之如  
上客與商天津戰事褒獎倍至陝西人李來中  
山東人王湛波靜海曹福田韓以禮霸州文得  
成皆凶橫無賴為賊中渠魁嘗往來督署與大  
吏分庭抗禮裕祿言之於朝各有考語如甄拔  
屬僚之狀

巫語荒唐雜夢謠，明時不信有人妖。  
千金枉學屠龍技，無奈真龍在九霄。

敵兵攻奪大沽，燬礮臺，焚子藥庫，羅榮光以憂  
死。天津危在旦夕，官軍及拳匪尚與紫竹林洋  
兵相持不決。太后聞警，大懼，急散宮帑，犒士  
拳民，負義勇自陳，不願受賞，願得一龍、二虎頭。  
削平患難，歸報先師。二虎指奕劻、李鴻章，一龍  
謂今上也。宣戰之初，上持詔不肯下。後聞  
事已決裂，見許景澄執其手而泣，蓋知用兵非

中國利而事權不屬也

矢石親當老智慶經旬未拔偃陽城一軍精銳銷亡  
盡巷戰唯聞鬼哭聲

拳匪初起時各國公使求援於天津援兵至者

英八十八人俄七十五人法七十五人美五十人

意三十人奧三十五人日本三十八人合新聞團

練華兵八十八人皆聚守東交民巷兵團合攻月

餘剛毅親戴飛黎督戰甘卓死四統領亡士卒

過千用礮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萬顆拳匪



尸骸塞道臭穢聞十餘里卒不能克

太液池西景教堂血痕狼藉化燐光余軍坐笑甘軍  
老輩下何堪作戰場

城內教堂洋館焚燬畧盡唯西什庫老教堂創  
自國初俯臨宮禁內外皆以塞門土為之堅不  
可破董福祥請攻使館時期十日必拔已而言  
不售提督余虎恩譖於榮祿榮祿令虎恩別募  
十營招集市景井無賴倉卒成軍恒怯尤甚當兵  
團合攻西什庫時造天橋跨紫禁城城上駕大

礮子彈落乾清宮歷歷有聲左右居民枉死尤  
眾

甘從北面輸降表悔不東宮進賀箋鄴杜鶯花天尺  
五羈臣鬻雪似窮邊

溥儀之立也江蘇知府經元善糾合南中官紳  
聯名上書力爭語不遜有旨密交江督令收繫  
元善不獲載漪因慙急各國公使入賀欲籍外  
援以抗輿論公使不從及使館圍急載漪生欲  
降語人曰鼠輩無禮吾必食其肉而甘心焉

灤州燈影幻妖烽棘上癡豬欲化龍十族牽連同日  
死將軍原是酒家傭

拳匪既不得志於使館於城外掠村民一日乃  
虜執大小男婦百餘誣為白蓮教男者曰皇帝  
曰丞相曰大將軍女曰皇后曰妃嬪其年老而  
嫗者曰皇太后幼而妖者曰公主其言於諸妖  
人宅中得紙人紙馬無算將圖不軌刑部鞠之  
呈其反據則灤州影物也戲讞曹皆知其寃莫敢  
白悉驅入西市斬之臨刑天陰慘黑觀者如堵

有人見所謂大將軍者曾傭工南城酒家謹愿  
無過失但高權廣額類武人將兵者耳

一夫作難橫都市斫吏採丸不汝容歌罷迎神送神  
曲內官宣旨戮司農

榮祿以副都統慶恆總中軍營務奉匪劫軍械  
局虜慶恆去總諸通衢凌辱百端旋以傷死或  
奔告其家則母妻子女六人居城外白鹽莊已  
先為匪徒所殺斫脛斷脰合室陳尸無敢過而  
問者既又寃殺前安嶽藩司阿克達春朝廷勿

敢究則云偽團撓雜其中真者必不爾也立山  
以會議忤載漪拳匪利其財誣為漢奸言立山  
宅中穴隧道潛通西什庫拘至莊王府以神言  
決之神言隱約無左證載勛必欲致之死入言  
立山賣國通賊遂革職收付廷尉詔言立山交  
通外夷雖無實據然當諸神降臨之時形神惶  
悸不無可疑聞者究之張蔭桓已竄新疆是日  
亦矯詔賜死

誤國寘馨兔窟成天津又聽杜鵑聲三千拐子來何

疾直用靴尖趯倒城

裕祿任封圻數十年最後移督直隸兄裕長同時為河南巡撫弟裕德為理藩院尚書特人比之王衍三窟

敵兵數百騎窺天津見紅巾彌滿山谷持重不敢輕進拳匪易之出數騎挑戰聞礮聲大作皆反走唐沽日師繼至乘勝追殺紫竹林守兵應之宋慶馬王崑俱敗毅軍統領李大川戰死陳家溝日本攻南城急奸人開門出迎裕祿奔北

倉倚馬單堅避自守慶退漢口

張角妖書術本奇曾從野外起朝儀肘邊玉璽誰能  
辨變服居然亂赤眉

天津獨流鎮拳匪孫六周五奉張德成為仙師  
德成徧布妖言廣招黨羽四方匪徒大集謂之  
萬國來朝設關征税妄以帝制自居天津破德  
成適陷城中倉卒計無所出裂裳製白旗一面  
雜稠眾中奔還獨流後為怨家所殺死醢其肉  
徧賜鄰人

秉鉞專征四十強扶持國事到同光過江已覺朝廷  
小况有汪黃譖李綱

乙未以後直隸總督李鴻章解任還朝不得與  
聞國政迨康黨搖撼海疆命赴南洋宣布朝廷  
德意行至中途法人攻廣州灣執我行人總督  
譚鍾麟勿能詰詔罷鍾麟以鴻章代之至是天  
津事急言者劾裕祿孱弱宜召鴻章鎮北洋朝  
議從之鴻章辭以足疾且電詢公使情形言使  
館未破尚可議和使館已破臣徒死無益諸臣



主戰事者見鴻章電大恨相與媒孽其短鴻章  
力疾呈上海道梗不能達乃屬幕僚草疏密陳  
安危大計求總署代奏疏云竊維彝夏構衅自  
古有之而制馭之方要在審己量力我朝自道  
光中葉以來彝禍日滋漸成坐困馴至庚申之  
役入我京師燔我淀園乘輿北狩迫致升遐此  
國子孫萬世必報之仇薄海臣民所當泣血椎  
心卧薪嘗膽者也嗣是法擾越南盡撤藩服日  
爭朝鮮喪師失地尤無理者德佔膠州俄佔旅

順大連灣英索威海衛九龍城並推廣上海租  
界內地商埠法索廣州灣並侵入沿海之地百  
餘里種種要挾萬難受忍於是而不圖自強是  
為無恥於此而不思報怨是為無心臣受國家  
厚恩負天下責望豈不願大張撻發振我皇威  
倘於衰邁之年親見四夷來賓萬方歸服豈非  
此生大幸無如熟審眾寡之不敵細察強弱之  
異形宗社所關豈可投鼠卯石之敵豈待耆龜  
試以近事言之紫竹林洋兵僅二三千人拳匪

官軍實盈數萬以十敵一鏖戰旬日斃洋人僅數百殺華人已及二萬而兵火傷瘐又數萬計是兵與匪共戰寡弱之彝皆不敵矣又京城使館本非城郭使臣參隨水兵本非勁旅拳匪及董軍攻之兼旬不克所殺傷又數千計是兵與匪合攻孱怯之彝亦不敵矣今各國之師連艘而至快槍毒礮紛載而來朝廷果有何軍堪以捍禦天下果有何將堪以折衝竊計子約無多糧餉將竭若各國以十餘萬眾直撲都城固守

不能播遷不得雖欲木蘭之延幸而無如勝保  
阻遏之師雖欲如馬關之議和而無伊藤延接  
之使彼時奉民四散朝右一空親賢誰倚樞輔  
誰林此以皇太后皇上為孤注之一擲耳  
思之寒心矣忍出口夫拳匪假借神靈妄言符  
咒誣民惑世本盛世所必誅漢有三五里霧而  
漢以亡宋有六甲神兵而宋以滅此蓋白蓮餘  
孽世宗憲皇帝先遏其萌仁宗睿皇帝終  
芟其難累朝聖訓昭示子孫豈容以宵小之譎

言棄祖宗之家法臣年屆八旬死亡無日沐四  
朝奉養深恩若知而不言言又不切九泉之下  
何面目見列祖之靈乎用是瀝血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宸衷獨斷迅黜庸妄之臣工立  
斬猖狂之妖孽知義和神團是匪非民至宜痛  
加勅洗知扶清滅洋乃假託名號不可姑息養  
癰立簡重臣先清內匪善遣駐使速送彼軍臣  
冒暑過征已臨滄瀆屢奉教促之旨豈惜扶疾  
以行每讀詔書則國是未定認賊作子惟則人

心未安而臣客竒江南手無一兵一旅即使命赴闕道途險阻徒為亂臣賊子作俎醢之資是以小作盤桓預籌兵食兼覘敵志徐議解排仍俟布置稍齊即行星馳北上疏入總署匯之勿以上聞

建武初年勤遠畧破除資格用嚴徐一官口舌開邊患何止相如諭蜀書

軍務興小臣咸思進用御史徐道崐彭述順天府府丞王培佑郎中甘大璋連文沖何汝翰編

修蕭榮爵彭清藜皆上書助匪徒聲勢曾廉王  
□□為徐桐畫策獻之載漪無不售尤為世所  
指摘云

一官搜粟擁多金別選良家作羽林試上賈家塚畔  
望角聲悲語萬家陰

直隸各屬教民棄家遠遁多餓死山谷聞其黠  
者俟隙時出掠食通州賈家塚屯聚至數千人  
築土堡引水濬濠自守倉場侍郎長萃幕市井  
孱卒數營雜以拳匪圍攻累月不克旋復遣使

招降教民拒不納

鹽背集卷一



驢背集卷二

報國何人捋虎鬚  
漸西忠憤世間無  
諫章直挾風霆  
走血面朝天一慟呼

太常寺卿袁昶別號漸西老農招撫拳匪後連  
上三疏第一疏請責成榮祿勦匪昶獨上之第  
二疏請保護使館第三疏請嚴懲禍首皆昶主  
稿與許景澄聯名會奏其請護使館疏云春秋  
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秦西公法尤以公使  
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仍

令該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連  
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進之洋  
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不獨勝負攸關實屬  
存亡所繫又言泰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者有  
宗耶穌者天主曰神父耶穌曰牧師該匪亦不  
辨為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宗希  
臘日本向宗佛教該二國從無入內地傳教之  
事該匪更不論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  
之人見異言異服者統呼之為毛子概以獨雉

為快無論勢有所不可理有所不宜且我駐洋  
各使臣非銜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  
臣先殺我使以償之是直易刃而自殺其使臣  
也昶言既不見用嘗撫髀自歎歎作幽憤詩四章  
以見志其卒章云豈有垂天翼資彼羣蝗翅豈  
有神武朝借力五斗米都人皆傳誦之

學士柴車詣廷尉王郎寃血濺朝衣翰林亦是驚弓  
鳥側翅哀鳴不敢飛

翰林學士黃思永好談洋務一日拳匪數十人

蜂擁入室云莊王有令傳黃狀元對簿未及置  
辭已扶掖車中而去抵王府王匿不見幽繫土  
室一晝夜次日有旨交刑部監禁究莫名其所  
得何罪也甯河人王燮襲祖父錫朋廕為京城  
左營游擊拳匪執而剮之焚其餘骸駱成驤奉  
命入貴州典試道遇拳匪劫行李以去編修杜  
本崇奉母避亂昌平拳匪止之斫其右臂幾斷  
凡京朝官遭其窘辱者必拘至神壇燒香焚表  
生死皆以神言決之

五侯第宅散宮烟  
瞰室咸知有賜錢  
可惜壽州孫相國  
贏金拋盡未歸田

初各軍攻交民巷  
志在西人財帛不  
獲則飽掠諸貴人  
私宅以償其欲協  
辦大學士孫家鼎  
壽州人也方解職  
留都養疾日暮聞  
武衛軍數十人持  
械入門跣足避草  
間家人盡發所蓄  
畀之乃去

吏部清臞對奉常  
九原攜手見先皇  
銜冤更比金陀慘  
合葬西湖配岳王

載漪聞天津陷言許景澄袁昶必降賊為內應  
潛遣騎捕之監禁步軍統領衙門或奔訴王文  
韶求其論救文韶大駭曰頃散值時毫未聞消  
息安從得旨耶次日已縛赴西市矣臨刑時故  
人僚友皆往哭之昶張目叱曰都城破諸公義  
當死難地下相見有期何哭也景澄從容整冠  
帶北向叩頭謝恩無怨色次日下詔暴二人罪  
但云辦洋務不善負朝廷恩無他語  
一旅清淮赴難來廣川城外起黃埃不搜虎穴偏薰

鼠幕府郝超負將才

陳澤霖由清河帥師入援過景州知州洪壽彭  
請協攻朱家河教堂澤霖計猶豫未決幕客陳  
鴻粗暴寡謀專軍事不請命澤霖潛遣裨將率  
五營以往教民築圩固守相持六晝夜不下鴻  
躍馬獨出指營官罵曰朝廷傾公帑養贍而等  
見小敵尚怯惟如是安望爾曹向戰場殺賊乎  
督諸將併力攻陷之教民死者千餘人  
吳楚連疆兩重臣露草馳諫血痕新徒薪曲突忠無

補苦作焦頭爛額人

兩江總督劉坤一 兩湖總督張之洞 初聞朝廷  
與各國開釁 甘軍合拳 匪攻使館 知其必敗 乃  
約兩廣總督李鴻章 廣東巡撫德壽 安徽巡撫  
王之春 江西巡撫松壽 湖南巡撫俞廉 三湖北  
巡撫于蔭霖 江蘇巡撫鹿傳霖 巡閱長江大臣  
李秉衡 閩浙總督許應駁 浙江巡撫劉樹堂 聯  
名電達 樞廷言 此次大患 在與各強國 同時開  
釁 目前大沽已失 京都危急 拳匪僅恃邪術 各



國非比流寇雖幸獲勝各國斷不甘心必增餉  
調兵致死報復俄日兩國陸兵最多其來必速  
現俄用裝茶輪船改赴旅大載兵英調印度兵  
美調小呂宋兵日本調廣島兵法調西貢兵合  
德國陸兵尚不下八九萬斷非董宋聶諸軍所  
能敵禦拳匪無紀律可勝不可敗敗則四散以  
京師之重地當孤注之一擲危迫甚矣論兵力  
一兵焉能敵各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又安  
肯讓一國不勝不止一旦兵敗匪散各國大隊

直入都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奏上留中勿報  
坤一之洞徬徨無策因結美人電告各國外部  
表明朝廷無失好心都城之變由拳匪逼迫所  
致請暫按兵停戰俟李相入京必能辦賊又邀  
合各商埠領事立東南互保之約彼此毋相侵  
害江楚土寇大起次第發兵討平之海上用兵  
而長江晏然二公之力也

西山形勝控幽燕抗險爭誇十萬強一夜北風吹海  
立單于鳴鏑暗窺邊

馬玉崑圍天津失守潛遣人焚武庫盡輦鎗礮  
堅守北倉深溝高壘沿濠徧布精兵自謂守備  
已固一夕大風雨敵兵驟至繞道十餘里出馬  
軍後盡失其險裕祿大懼出毛瑟槍百桿投拳  
匪使助官軍行不數武隔水聞礮聲皆棄械走  
官軍反為所遏玉崑下令擊殺數百人大戰一  
晝夜始得從容收隊回營旋從土人計決白河  
以遏敵師

六國連兵闕罪來大沽門戶幾時開自哀戰骨成京

觀白晝猶聞鬼哭哀

英德俄法美日六國合從興師問罪大沽礮臺

稱天險防守不逾旬便以輪敵天津既失官軍

退守北倉無險可扼敵人修復唐沽鐵道軍火

輪轉不絕我之餉糈器械盡為敵有楊村一帶

其始官軍勦拳匪其繼拳匪殺教民迨北倉不

守虜騎長馳直入前後死者四五萬人天陰雨

暮鬼聲啾啾過者為之酸鼻

痛哭三家子弟兵裹創血戰未歸營中州老將頭如

雪退保東安損盛名

七月十一日日本冒雨引各國兵乘我不備輦  
大礮環攻北倉馬玉崑呂本元何永盛併力禦  
之鏖戰歷二時以無後援而敗時宋慶退守楊  
村既不赴援其營官見三軍同時潰退復出寇  
言詢之眾軍大譁慶聞出而和解始收拾殘軍  
共保東安堅壁不出裕祿隨潰兵走依慶  
北門鎖鑰擁專符水咀丁沽萬骨枯首造兵謀偏怯  
戰王恢雖死有餘辜

北倉既失敵兵乘勝薄楊村我軍不戰而潰只  
親兵數十隨裕祿匿民舍裕祿引鎗自殺親兵  
負而北走至蔡村氣絕乃死拳匪初由山東蔓  
延直隸擾景滄裕祿匿不告亦不捕討及涿水  
戕官乃上章請勦已聞載漪等主招撫又盛稱  
拳民勇敢耐戰招集新兵數營褒曰安衛軍侍  
以辨賊當朝廷連日會議諸臣意見參差太  
后猶豫不決適天津捷奏至言官單擊沉夷船  
夷人負重創太后大喜始下詔宣戰虛張首

級媚上邀功裕祿於是乎不忠矣

儀秦口舌莽操心末路傾貲結綠林巢穴未堅縱約  
解購頭原不抵千金

康有為乘中國大亂潛至上海設會賣票謀割  
據東南私立民主編布黨羽於長江上下游集  
貲六七十萬購械募兵以湖南人唐才常為自立  
會總會駐漢口勾結哥老紅燈三點諸會匪同  
時起事欲襲取武昌分兵東下票名富有貴為  
益隱語也張之洞聞其謀乘其未發執唐才常

誅之諸匪徒以次撲滅

有為初逸上海外夷人以國事犯庇之其徒梁  
啟超潛匿日本著清議報極力詆誣太后故  
府懸十萬金購有為頭不得太后由是痛惡  
外人寔為諸王所惑

秦爾么麼豎逆旗自傷唇齒更誰依孫恩一敗追師  
急絕嶠遠延不敢歸

粵□□□與康有為為兩黨聞有為有割據長  
江之志謀先發制之遂結沿海盜鹽梟急攻



歸善兵敗奔香港口初起時賊中有伏虎當羊  
拜佛上西天之謠言由虎門直取羊城然後趨  
佛山入廣西與三點會匪聯為一氣也

愛國憐才淚兩行文章字字挾秋霜狂奴莫附王敦  
反老子婆娑在武昌

張之洞聞上海國會諸人多中康梁邪說外洋  
學生亦有與其謀者恐亂者四起兵力不足以  
制之乃為文數千言開示禍福以安反側之心  
其詞曰近日漢口岳州長沙諸處捕獲會匪多

名搜出偽檄匪簿逆信富有票軍械等物內有  
正會長康有為副會長梁啟超偽示偽諭偽通  
飭有國會總會國會分會及自立會自立軍各  
名目總會設在上海分會設在漢口匪首唐才  
常供詞頗牽涉國會諸人其偽札有報明上海  
國會總會開有關防之語其弟唐才中供詞去  
年康梁及唐才常設自立會今年六月將自立  
會併入國會在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萬分散  
夥黨招匪起事等語不勝駭異國會中人就所

聞知大率誦讀詩書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  
能文講求時務者頗為不少尊親之義豈有不  
聞順逆之理豈有不辨或因目擊中國大局沾  
危憤激不已而又畧知外情進用無階懷才自  
負習聞民權之說遂以變本加厲之心迫而為  
行險徼倖之計檢閱往來逆信其持論宗旨無  
非襲康梁之唾餘曰人人有自主之權曰不受  
朝廷壓力曰流血以成大事所談無非慘礫凶  
險之辭所傳無非誣罔不道之語所謀無非犯

上作亂之事不知康梁以作亂逃亡故必誣謗  
宮廷以解其罪煽亂報復以逞其毒彼自為計  
耳於國家何與焉於士民何與焉夫國事艱危  
至於此極凡朝廷政治之闕失中外大臣之愆  
謬舊弊何者必宜除要政何者必宜舉苟有所  
見婉切指陳或大聲而呼或垂涕而道以自附  
於工諫師箴之例有何不可乃若自主之權則  
亦有之矣求己之學是謂其主果其蒿目世運  
立志濟物不存苟安之心不為無用之學博通

外事多譯西書研求政術探討藝數或朋友講習或傳諸其人下開士民之風氣上備國家之任使時局至此藏器待用不患無時即使不樂任進而出其才智保安鄉里為鄭司農為田子春於人有濟即是功業此則君子行藏之正軌抑亦俊傑之坦途也今計不出此而下喬入幽去順效逆其知康黨之亂而從之耶抑謂康黨為志士而和之耶據唐才常辦事條規皆奉康梁偽諭有云指定東南各省為新造自立之國

不認滿洲為國家康梁此會之宗旨如此不知  
置我皇上於何地而以之詐騙商人斂取錢  
物覷然號於眾曰我乃保皇會也及康梁偽通  
飭密教其黨則曰欲圖自立必借遵皇權也欲  
欺華人耶已明明放票作亂矣欲欺洋人耶此  
洋文規條數十紙已為英巡捕查獲持去各國  
領事教士傳觀矣天奪其魄狡謀畢露雖使巧  
詞曲說其為叛逆之實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且  
沿江沿海匪徒如哥老會三合會之類其人皆

貪淫無法獲得無親其名目口號皆盜賊無賴  
專以焚殺劫掠為事無論中外人人痛恨今不  
惜委曲就其名目口號用貪淫獲得無賴之人  
以叛逆君父而美其名曰勤王以賊殺商民占  
奪城池而歸其說曰保國以之自立不認國家  
而矯其辭曰保皇返之於己而不安喻之於人  
而不解驗之於事而不相應揆之於勢而不可  
行其萬萬無幸不待智者而知矣一日敗露幸  
而逃脫不過終身匿於租界或者假息南洋跼

天踏地高厚不容且諸人父母妻子祖宗坟墓亦豈盡歸化外苟有人心安得一無顧慮乎夫兵猶火也燎原既成誰能收之會匪猶決河也橫流四出誰能限之沿江沿海會匪本多今誰人乃設法鼓煽之游說之資助之果如所謀羣匪並起各省皆亂各肆其焚殺各縱其淫掠而且展轉迸流此討彼竄或一省之內互相攻剽或數省之間迭相蹂躪此輩戰鬥所踞之地拒捕所得之財豈能拱手獻之國會此郡之人為



亂於外郡而其鄉已為他郡之匪陷之此州之  
人為亂於外州而其家已為他州之匪戕之恐  
自立會偽札之墨未乾而若輩之鄉里親戚殘  
毀盡矣又况鵠蚌未決漁人乘之徒作滔天之  
惡終必無立足之地強國八九豈肯與朝生暮  
死之流寇立約通商使命往來之理乎且其會  
以自立為名以自主為教此數十萬之會匪自  
必遵其宗旨人人皆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唐  
藩鎮王武俊有云不臣九葉之天子而臣叛逆

乎吾知諸人之僕隸夥黨亦皆將為彭寵之奴  
翟讓之將而此起事之人率皆文弱書生自必  
先就剪屠不待言矣唐才常乃康有為之死黨  
其逆亂固不足論何意耳食康說者亦復為之  
說云卿本佳人何為從賊吾為國會諸人思之  
而不得其解也至各省出洋游學諸生費國家  
之鉅款賴國家之翼護資之出洋俾其就博凡  
所造就皆出生成今聞亦有惑於國會之邪說  
而附和之者不思朝廷之恩不念官師之教乃

歆羨逆黨以為志士才人之所為稍有一藝片  
長轉作反噬倒戈之用謀以自覆其宗國古今  
有如此悖且忍者乎夫烏窮而啄獸窮而攫豈  
盡本心今日除康梁二人外其康黨曾與詭謀  
而逆跡尚未昭著者果能悔悟改行自不誅連  
窮治即使曾經隨同滋事現在刑章逮捕之例  
者若早能詣官首悔尚可許其湔洗之新如其  
不然則本部堂粗明大義有扶植名教之志忝  
任封圻有保守疆土之責儻必欲自扞法網又

豈本部堂所能寬中外傳誦其文皆感激流涕  
諸會黨亦以次解散

九重宣詔到穹廡萬鬼猙獰奮臂呼一介萬全強項  
令幾將利七試頭顱

六月初有旨令察哈爾辦邊防時都統祥麟卧  
病不治事副都統明秀調宣化拳匪百餘人出  
口從總兵陳兆熊請令滿漢文武官郊迎拳匪  
至萬全拘縣令吳沂至登壇作鬼語左右露刃  
環立責沂供億不周欲殺之諸僚屬為跪請乃

免

百戰滄州未解兵諄書盈篋孰分明將軍一奉班師  
詔抵死難爭自壞盟

貴州提督梅東益駐兵滄州與知州商作霖密  
護教士由祁口浮海還家帥師殲拳匪於城下  
其衆嘯七里淀王官屯程家林者皆禽斬之匪  
敗而裕祿調團之檄適至餘匪走天津許寬裕  
祿奏罷東益解作霖任二公初奉詔討賊不虞  
朝廷議撫以致被斥朝令朝出暮更顛倒功罪

君子有隱慟焉

滿城畫角烏啼霜兩鼠鬪穴聲如狼越人悲吟楚人  
笑神曰賚汝莊親王

交民巷在正陽門內西什庫在西安門內逼近  
宮庭皆非用武之地當時朝臣不附載漪者王

文韶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皆浙江人主戰代為  
畫策者曾廉王口口蕭榮爵彭述彭青藜皆湖  
南人載勛年少怙勢既專兵柄益驕蹇無禮遇

拳匪登壇降神則跪伏聽命唯謹神亦嘗以甘

言啗之

驛橋人斷野煙昏多少煩冤閉覆盆讀到香山新樂府哀音不減石壕村

南糧不通城中米價甚貴匪徒無所得食欲掠奪則畏官軍簿暮匿城外擇鄉民肥者噬之有山東商運麥數千石至馮家堡盡劫之以去告人曰此漢奸接濟洋人者自是商販裹足不前雖蔬果無敢入城官民皆坐困矣城內設壇至八百餘所每壇以百人計過八萬人城破皆不

知所之唯於濶上井中得刃劍紅巾無算  
蠟書迢遞阻灤河日浙矛頭夜梳戈空散黃金募死  
士一城鼠雀苦無多

交民巷被圍月餘比荷意奧使館華俄銀行日  
本筵紫辦館均燬唯英使館最堅牆厚八尺高  
二丈有奇其大可容千人十一國使臣初議聚  
而守之後知失策乃派日意兵守肅王府英國  
兵守翰林院美德俄法各分段拒守其東有法  
教堂名北堂其西有意教堂名仁慈堂選棟教



民二千四百餘人分二隊為使館聲援捍禦甚  
力使館募漢奸齎密書赴天津求援出永定門  
被獲前後使者皆不達被圍之初掠鄰宅米麥  
足支二月之食使館兵弁僕從過八百人死八  
十六傷一百五十四六月後糧餉將絕搜軍中  
得騾八十餘頭日宰食之每人限以一磅北堂  
教民拾榆莢雜麥麩煮食日有斃者  
別倚承明闕直廬八司馬盡握兵符復仇自是春秋  
志曾見累臣覺鼓無

舊制軍國重事皆令軍機處決之至是別設軍  
務處於國史館以徐桐崇綺剛毅趙舒翹啟秀  
等人入參機務如軍機大臣之例以連文沖王  
□汪詒書等閱中外奏章撰擬諭旨如軍機章  
京之例諸臣以平戎為已任意在盡戮各國公  
使閉關謝客以成大一統之治一日坐堂皇相  
對食瓜聞天津不守皆失色乃議停攻使館榮  
祿潛遣使慰勞且載瓜果遺之既而敵久不至  
董福祥受載漪指復以大礮環攻使館幕細作

走天津告急軍士執之以獻崇祿釋勿殺令齋  
書遺公使言拳匪勢盛各國援兵皆敗回請諸  
使挈眷遷總署暫避政府任保護公使覆書辭  
謝已而北倉陷裕祿走死於是官軍圍攻使館  
已匝月矣時方盛暑兵匪骸骸載道礮聲隆隆  
日夜不絕子彈落宮禁中屋瓦皆震 太后顧  
大阿哥曰汝父誤我從崇祿計令總署章京舒  
文手白旗詣使館說合言用兵非朝廷意皆奸  
民所為今護汝返國保無他奸民我自治之止

外兵勿進和好自在也夷人笑謝之請於館旁  
設市總署許之或言於載漪曰敵糧盡且所降  
宜殺之以滅口勿令致死以報今日之怨也載  
漪然之命軍士日夜環守嚴拏漢奸斷其接濟  
西什庫以圍攻如故  
報耕隴上起梟雄頗有金田倡亂風喋血禁門功不  
就悔將劍術事猿公

鄉農見村人從匪歸者虜畧教民財產所獲甚  
豐皆棄農業為之五六月間京中賊勢盛時其

來自京東者曰武清團香河團來自京南者曰  
固安團永清團或豎旗曰某莊村某鎮集金鼓  
宣闐如鄉社賽神之狀殆不可以數紀國家旣  
日諸匪為義民令攻交民巷西什庫持短兵與  
礮火相簿兩處血肉相枕籍觀者寒心又枵腹  
從公虜掠無所得乃大悔稍稍止去  
北圻當日建微功江上勤王事不同一出國門身遽  
死四軍同日化沙蟲

李秉銜初撫山東裁陋規絕餽遺以清操自勵

乃再起巡閱長江單騎挾二蒼頭凡經過處所  
地方官莫有知者由是士論歸之當撫賊議起  
東南諸帥臣聯名諫阻秉衡與焉秉衡仇視外  
人其附名入諫蓋不得已而詢諸公之請非本  
意也及是徐桐從王口口策密薦於朝 太后  
亦以援兵四集非用重臣護之不可乃召秉衡  
率張春發陳澤霖二軍入見是時津沽相繼失  
陷官軍攻使館無功疆臣上封事者皆言用兵  
非中國利 太后束手徬徨望秉衡亟以一言

決之秉衡聞命即行不二十日抵京 太后見  
秉衡慰勞再三攬其袂而泣秉衡亦泣問秉衡  
曰今日之變言者皆咎朝廷不應開釁其實失  
在經上不得不發事已至此非戰即和策將安  
出秉衡對曰中外交爭數十年矣始終歸於一  
和今列國合從難由我發不戰而遽求和壤地  
財產將鬻割殆盡我清必不國矣與其以二十  
二省疆土拱手讓人不若力戰而亡尚可見祖  
宗於地下 太后頷之因目 上曰秉衡老於

軍事試聽其言何如 上無以應翼日詔以張  
春發陳澤霖夏辛酉萬本華四軍歸秉衡節制  
命剋日馳赴天津圖規復秉衡言辛酉本華可  
將萬人請益所部成十營 太后不答又言諸  
帥臣畫守疆土兵餉皆不應命請嚴旨詰責亦  
不許秉衡名節制四軍實無一兵應命澤霖受  
中旨助李安堂守北塘春發奉榮祿札駐小站  
秉衡皆不與知七月十二日秉衡請訃出都奏  
調張季煜王廷相曾廉吳錡偕行十三日抵馬



頭遇辛酉軍時敵兵已陷北倉裕祿走揚村敗  
死潰兵紛紛西竄辛酉請秉衡退守張家灣秉  
衡不從聞春發駐河西霧欲挈夏軍就之河南  
藩司升允由西路走詣秉衡問策秉衡命率所  
部出固安武清間橫擊之十四日前行至羊房  
距河西務八里猝遇偵騎二百辛酉擊走之十  
五日昧爽整裝欲行馬王崑狼狽奔至言寇眾  
我寡勢不敵秉衡曰軍法有進無退今并數軍  
為一尚三四萬人當前行併力堵禦王崑難之

旋退駐南苑是日敵兵舍河西務不攻直奔  
衛營逢遇本華兵大戰兼衛聞礮聲命辛酉夾  
擊之相持一晝夜子彈俱盡敵軍圍之數重俄  
解去兼衛奔張家灣草遺表授僕人仰藥死萬  
軍潰而北夏軍潰而南陳軍不戰而潰奔至濟  
甯留數日縱兵士拍賣所掠衣裘首飾春發且  
戰且退狂奔三日夜抵南苑乃止  
白頭臨邊事事艱夢中回首望朝班可憐淚盡遭三  
別尚促哥舒早出關

秉衡初奉命督師索津沽輿圖觀之總署無以  
應又畫三策獻之政府一送使臣回國調甘軍  
當前敵一斬裕祿以勵戎行一飭升允守獨流  
楊柳青遮蔽保定皆不納但促之赴敵軍將請  
火葯榮祿言取諸山東越日詢其事則忘之矣  
秉衡出師次張家灣為幕僚述之淚泫泫下因  
奮然曰昔史可法節制四鎮卒狼狽以死僕於  
史公無能為役今所處適與之同一身不足惜  
如國事何乃勸幕僚各自為計

信陵賓客散如煙臨難方知厲叔賢留得尺孤無可  
託懷沙一賦使人憐

秉衡至馬頭遣散幕府諸人自分必死獨編修  
王廷相感秉衡知遇留通州不去聞秉衡敗走  
武清挈子晉豐歸之步行數十里至倉頭聞礮  
漸逼知前途不能遽達遂投河死晉豐從之遇  
援者得免

毀家令尹難紓難諱疾桓侯早忌醫不料銜杯高左  
相萬錢費盡酒生悲

徐桐居東交民巷左右前後皆夷館也夷人聞官軍來攻欲得桐為質圍其居日夜嚴守桐從僕人計穴通西鄰成衣局逸出既出而宅中火起則輜重悉被官軍焚掠桐方以國難為憂不介意也先是有人詣桐獻書言和守二策不及戰桐擲書抵地大詢曰騃儒欲談國事何不伏乾清門痛哭乃向老夫饒舌耶桐雖執拘不達外務然性頗剛介好讀宋儒書居要職數十年家無私蓄雖同列不敢干以私客或說桐曰拳

民藉妖術以圖一逞寧欲倚之以平寇耶桐曰  
輪車電郵機械百出夷人亦妖術耳譬彼治瘡  
以毒攻毒疾且瘳矣然則中堂能保拳民之必  
勝乎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擊鬼何勿勝  
之有其人捧腹大笑而出七月二十日敵兵已  
入城滿首揆崑岡使人問桐曰南城外礮聲震  
撼若是是豈有變乎桐曰無傷也交民巷破在  
旦夕天津事李海城任之有餘只賈家墩二毛  
子負隅相抗須益兵捕之奇語相公好放膽飲

酒食肉毋啗，驕作兒女子態也。崑岡善飲，每食必盃盤羅列，故以此調之。

十萬纏腰上玉河，沙棠載妓盪秋波。嗷嗷野哭多新鬼，薤露聲中發豔歌。

張德成設支應局於天津，以道員譚文煥總其事。文煥使酒好色，沒其貲鉅萬。城破，駕巨舟載妓十餘人奔玉河，後復走歸。德成爲文煥請餉，保定藩司廷雍不予。大訶拂衣徑去。廷雍發兵捕之於途，文煥擁眾格殺數人，脫身而遁。

義旗烈烈指神京壁壘新於細柳營忽聽將軍鳴鼓  
角井陘西下有奇兵

津沽警報日至屢詔徵求外援外兵至者張春  
發武衛先鋒左翼十營陳澤霖武衛先鋒右翼  
十營總兵陳鳳樓淮南軍七營巡撫鹿傳霖江  
南軍六營總兵夏辛酉嵩武軍六營布政使升  
允河南陝西軍八營布政使岑春煊甘肅軍六  
營總兵蔣尚鈞河南軍五營原駐京津者京城  
榮祿則武衛中軍二十營董福祥之武衛後軍



二十營余虎恩新募虎軍十營火器健銳共二  
十二營虎神營二萬人神機營一萬八千人天  
津則聶士成武衛前軍二十五營宋慶武衛左  
軍二十五營馬玉崑新左軍二十營李安堂直  
隸練軍左翼五營董履高直隸練軍右翼五營  
何永盛保定練軍五營總十九軍二百餘營內  
外徵調羽書絡繹不絕山西巡撫毓賢自請赴  
難既遣總兵萬本華統晉成新軍四營由居庸  
關入衛又自率一軍出井陘以為後援自是畿

輔內外各軍過十萬人矣

忍見朝衣斬東市微聞秘計在西甯他時蜀道鬼金  
鑑應道中牢祭曲江

許袁死外人知其事者謂徐用儀王文韶立山

廖壽恆黃思永聯元皆將不免用儀海鹽人嘗

坐兵部大堂語人曰今日之事皆王公貝勒為

之於我輩何尤載漪聞而啣之用儀又與許景

澄倡議收斂克林德取忌同僚於是裕祿死北

倉楊村皆陷李秉衡至馬頭敵兵已分道薄都

城載漪志甚必欲殺用儀等以洩一日之憤七  
月十八日矯詔殺用儀立山聯元次日將殺王  
文韶廖壽恆黃思永以敵兵入城而止用儀立  
朝四十年始入軍機繼入總署諫達知大體立  
山隸內府旗籍譯漢姓為楊人皆呼為楊立山  
云

金谷花飛錦障鋪便將如意碎珊瑚齊奴總為多則財  
死不負恩情是綠珠

立山豪於貧其被逮也獄卒錮以黑室渴甚求

飲不得許三千金乃淪鷄子二枚進擊獄繫凡十  
餘日賄用過十萬死後又以萬金贖其屍歸家  
財耗散殆盡其妻富氏殉焉或云立山為爭都  
下名妓綠柔事為載瀾所陷事誠不虛則兩人  
均死於情矣

羅綺叢中闢戰場刀光血色照紅妝儂家只愛纏頭  
好莫向藍橋誤乞漿

拳匪短刀紅帔首入妓館尋歡始曰從我當資  
汝多金實不予一錢翼日再至武衛軍卒已先

入室妓拒不納匪徒大怒兩黨各糾眾械鬪殺  
三人傷者<sup>亡</sup>數榮祿遣使案問皆散去無所得

主名

驢背集卷二

驢背集卷三

五胡聯騎入王都齊化門開片甲無欲合燼餘拚一  
戰董逃宵唱幕築烏

六國會兵天津英二千俄四千德三百美法各  
一千五百惟日將福島統兵二萬五千軍容最  
盛敵兵既得北倉不敢深入欲堅守請各國濟  
師日人不可乃分兵兩道一由河西務趨馬頭  
一由武清趨黃莊俱會於通州七月二十日英  
美兵抵永定門俄日攻其東北董福祥與戰不

勝退入城啟彰儀門出走縱兵大掠而西

尚書孤掌難鳴虎節雖存失禁兵堅卧戎樓聽戰  
鼓未將身殉遂逃名

董軍既出禦敵余虎恩接攻交民巷穴通英使  
館後牆伏地雷二誓必破俄東北隅煙焰蔽空  
呼聲震天地或言正陽門城樓已豎英旗皆大  
驚棄甲反走兵部尚書敬信以都統管理火器  
營方督軍登陴拒守執旗招左翼兵無一至者  
守城樓堅卧不起誓以身殉家人強舁之回甫



至家俄兵已陷廣渠門矣後事平凡旗員皆出  
就職唯敬信不出

虜騎長驅右北平草間偷活幾公卿八盟甥舅俱無  
恙敕勒聲中望救兵

先城破一日五城御史徧張告示言北洋提奏  
至官軍已復天津居民各安守生業毋驚徙時

城中官眷行商已逃亡過半闕九門不開防守

委之拳匪日本為各國前驅沿途擊殺亂民偽  
為宋軍衣鎧服之入城登陴豎國旗莫有知之者

兵印度兵從永定門入都民見印人以黑布纏  
頭頰而多髯不肖西洋裝束則咸以為回兵於  
是滿城謠傳為安良帥回兵數千入衛或又以  
為蒙古勤王之師俄而前門破使館圍解潰兵  
四出逃竄始知都城已陷男婦老穉相攜出城  
田野之間血肉相殘籍衣飾委棄盈道無俯拾  
者

鷓鴣來巢帝出奔啼鳥飛集延秋門宮車夜逐螢光  
走五百射生無一存

七月二十一日 太后聞警方晨起髮未及櫛  
微服登車載瀾御之出德勝門 帝 后大阿  
哥各以一乘隨其後從者奕助載漪載澐載勳  
那親王彥圖貝子溥倫剛毅趙舒翹溥興凡十  
餘人宮娥福晉皆攀哭不得隨行宋慶馬玉崑  
部曲盡散半途追至策蹇張蓋行雨中衣淋漓  
盡濕日暮抵貫市遣內監詣典商告貸得二千  
金募健兒二十各給守備銜令護衛前行  
萬葉霜棲旅雁哀寒衣原是妾親裁一絲未足將筐

篚獨恨無人補袞來

兩宮抵懷來徑入縣署縣令吳永蒼倉卒索鞞帽  
不得便服出迎讓笄押房居之時 太后尚服

葛紗永妻以棉衣進左右言修短不中度 太

后曰但得禦寒足矣此何時著衣尚欲稱體耶

因泣下

曲檻臨湖面面開內官驚看駱駝來琳瑯百寶都輸  
盡不抵澄懷一炬災

太后之歸政也退居頤和園園在西直門外三

十里宮殿亭臺備極土木之盛。歷朝寶物皆貯其中。至是敵人踞之。括其所有。用駱駝運往天津。累月不盡。

歷盡窮邊萬里沙。輦郎馳節愧皇華。瀟沱麥飯蕪羹粥。多少啼痕在白麻。

御駕由昌平出居庸關。歷經懷來延慶保安宣化大同。皆明九邊地。關外經潰兵大掠之後。居民多避徙。初至貫市。兩宮無所得食。宿清真寺。回民獻羊羹。不能徧及。從者各食饅首二枚。皆

不飽水之村農得黍米數升廟祝為炊火作糜  
大河哥以下各以瓦缶盛一甌啜之頃刻而盡  
次日遣都司某往州城告難霸昌道英瑞齎銀  
物至貫市富商李光裕獻駝轎三乘始得從容  
整裝出關抵懷來命吳永往湖北催餉抵太原  
入命郎中俞啟元往江南催餉 詔書皆帝親  
筆為之備述乘輿播遷道路艱難之狀淒然動  
人

寇急吾當守晉陽苦廡銅柱未全荒吾<sub>五</sub>台舊是巡游

地忍作灤陽避暑莊

御駕初入山西或言五台有  
高宗行宮可久  
居  
太后曰近敵歲久且蕪矣是何能號召天  
下命從者急趨太原

奸人長脚總平章泥馬倉皇續靖康夜夢黃鬚追騎  
急玩鞭亭上月淒涼

乘輿至太原駐巡撫署以載漪為軍機大臣改  
董福祥為前軍守固關宋慶為後軍馬玉崑為  
中軍守雁門萬本華守居庸防各國追師

亂離仍是寵貂璫暗華金珠入豹房儻向九原鬼士  
會佩玃集上有彈章

總管太監李連英有寵於 太后既出關州縣

迎者漸至遂有需所索稱為宮門禮宣化知府李

聲南以進獻大簿諧之去職潼關廳同知□□

□餽百金連英大怒出餽金授岑春煊曰此廳

員欲以賄進而污我也春煊奏劾之詔革職治

罪華陰令所獻獨豐連英為之言於 太后超

擢高州知州初御史朱一新以劾連英罷官著



有佩弦齋集

珍妃幽怨比湘娥一片貞魂井不波  
恁使玉顏憔悴死馬前誰與和虞歌

珍妃上所寵愛太后挈上出奔妃欲從  
不許逼令自裁因投井死

賣爵西園值幾錢漢朝家法戒冰堅  
一門骨肉飄零甚尚擬樊姬欲薦賢

上親政後妃頗干與外事魯伯陽  
進十萬金擢上海道詔下而軍機處  
不知其名太后大怒

召妃至闕和園杖五十降為貴人謫其兄志銳  
於邊志鈞以道員需次江蘇亦困頓不得志初  
妃未入宮時嘗從文廷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  
妃薦廷式才可大用上親擢第一  
縱有先人邱墓存紫韁誰識舊王孫夢中欲尋從龍  
路不見居庸况雁門

禮親王世鐸恭親王溥偉 帝弟醇親王載灃  
貝勒載洵載濤隨鑿不及皆避居瑩地寄食村  
農家奕訖幼女封固倫公主 太后收養宮中

視之如已出行至清河遇劫既行號哭莫有過而問者

兩淮宿將數憑胡大樹飄零部曲孤同日潰圍李都尉生降幸未入匈奴

聶士成之死也武衛前軍多散失裨將馮義和收集十七營胡殿甲收集五營皆堅守蘆台不願屬馬玉崑京師陷後六日德兵猝至攻之以孤軍無援而敗總兵李安堂守北塘亦同日潰敗走熱河請剿拳匪自贖

相公老眼淚模糊錯認豚兒是珍財一死恨無乾淨  
土寄人籬下聽秋蛩

徐桐聞京師陷兩宮西走進其子承煜曰吾家  
世受國恩義不辱賊於法如此種種非決計自

裁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汝以門廕起家官至二

品亦貴顯於朝今將盡忠乎抑盡孝乎桐意蓋

以孝則并命同殉忠則扈駕奔行在也承煜本

無死志聞父言惶遽失措以為盡忠則必死難

盡孝或可毋死則應之曰盡孝桐聞承煜能盡

孝則大喜引入密室對設兩榻指與同縊相死  
承煜解懸大哭收相屍藁葬寶公花園竟叛父  
不死

十年謝病老京華再出真同畫足蛇吟吊尚書完節  
地招魂歸葬已無家

崇禎為毅皇后父初官戶部尚書與醇親王  
奕譞議事不合引疾去杜門不出者十餘年

太后立大阿哥懼物議以穆宗故起用禕為  
師傅是時年已七十矣

兩宮之西幸也諸大臣皆不與知崇綺早朝晤  
榮祿於蹈和門同詣內廷宮監告以故欲扈蹕  
隨行則東直安定二門均為敵守潛啟彰儀門  
出抵良鄉遇董福祥偕至保定宋慶在馬潰卒  
稍有歸者因與榮祿留觀後變其子葆初自恨  
身為懿親不能彌國難又附益之舉家十三口  
同日坑死綺得家人凶耗大哭一晝夜溢蓮池  
書院

九廟煙塵逼夜烽致身難得此從容汨羅江水綿山

火兩兩忠魂見 列宗

副都統宗室奕功全家投水死延茂擢黑龍江  
將軍未行合室自焚

兩席經師道並尊蘇湖齋法至今存辟廱十鼓崢嶸  
甚誰抱遺書哭寢門

國子監祭酒熙元王懿榮同時殉難懿榮善書  
好金石攷藏甚富驟聞敵至憤然曰吾司成也  
可辱賊乎遂投井妻謝氏從之漢員四品以上  
死難者只懿榮一人熙元裕祿子裕祿身為大

臣開門揖盜元嘗引以為憂及祿死楊桂從容  
發表盡禮仰藹而卒

珥筆曾登視草臺一家兩世負門才臨危未了荃蓀  
恨淚漬騷經字字哀

庶吉士宗室壽富前侍郎寶廷子性兀傲不羈  
頗負時名嘗憤宗邦不振強鄰日逼為文數千  
言告八旗父老識者比之賈長沙陳同甫戊戌  
變政偕李盛鐸諸人游日本考察東京學校歸  
益發憤著書期見諸行事至是為國死難莫不



哀其志馬臨死哀集生平著述及先世奏疏年  
譜付託友人華瑞安並作絕命詩一章其詞云  
曾蒙殊寵對承明報國無能負此生惟有孤魂  
凝不散九京夜夜祝中興

兩家夫婦並乘龍坦腹翩翩絕世丰同到丈人峯上  
望寧知世有負情儂

壽富字一二弟富壽字一一並擅才名聯元以兩  
女分妻之壽富好談西法聯元宋學徒也而嘗  
遺書戒之已乃大折服富壽骯髒負奇氣有古

烈士風聯元死其家人投奔婿家兩婿晝夜號  
泣目盡腫已聞城陷合室相聚投繯壽富體胖  
懸絕富壽掖上之復為二妹一婢從容理繯後  
乃自縊與屍陳廳事鄰人傅蘭泰出百金市柳  
棺五具瘞後園徐用儀有壻曰周敬虞未婦而  
女沒周敬虞迎女喪歸厚葬之用儀感其誼備  
極推轂不四年由兵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起  
一擢郎中皆用儀力也及用儀戮死橫屍大道二  
日無人收葬者或告敬虞敬虞曰我素不與達官

往來人皆鄙之

胡氣橫天勁草秋幾人名與豹皮留寧為死架羞生  
褚哀怨聲聲逼石頭

都城破滿員殉難者前戶部侍郎景善投井死

翰林院侍讀寶豐吞金死前奉天府府尹福裕

一家七口同日溺死二等待衛全成一家五口

仰葯死一品封典富謙一家十二口焚死內閣

侍讀學士松林中礮死二等待衛襲子爵鍾祺

從秉衡至馬頭收葬秉衡後貴其遺疏入奏即

縊死護軍參領續林手月子女四人與妻若姪  
同日縊死戶部主事謹善從容賦詩投水死副  
都統載齡參將魁斌鑾儀衛冠軍使文瑒郎中  
魁麟主事白慶副尉塔芳阿給事中恩順侍衛  
繼良開泰恩傑均全家死難給事中文博翰林  
院侍講學士崇壽內閣中書王彬道員繼恩工  
部主事恆昌筆帖式崇煥保山均以身殉漢員  
殉難者御史宋承序兵部主事王鐵珊均服毒  
自盡主事韓詔徽縊死刑部大堂左營參將王

長陰衣冠坐堂皇 不忍加刃遂投井死大學  
士臬岡先後據以上聞皆褒卹如例

故人碧葬裏鷓夷 老病徒知作兔悲  
重到玉清疑隔世 燈前彈淚看枯棋

徐用儀許景澄袁昶既死浙人執政者唯王文  
韶文韶由直隸總督入為戶部尚書兼軍機大  
臣年已七十兩耳微聾凡事不能堅持已議拳  
禍起知用兵必敗不敢力爭亦不肯附和載瀾  
密請誅之賴榮祿救得免敵兵之入城也文韶

隨扈不及投避北城靈鷲菴僧徒不納僕從俱  
逃散乃冒雨叩景侍郎門求止宿次日攜一子  
步行出城追百三十里至懷來始及御駕從行  
至太原百事草創舊時同直樞廷者榮祿羈留  
保定剛毅以死趙舒翹削職啟秀身陷北都為  
日人所執屢瀕於危唯文韶歸然獨存多識朝  
廷掌故太后甚倚任之

宗伯辭官早積疑當年名在黨人碑荒陵暮雨早平  
道一騎從止哭路歧

禮部尚書廖壽恆嘗附和新政康黨敗遂解樞  
務怒然不自安屢託疾求退朝廷未遽許突遇  
寇難單騎走昌平約王文韶同赴行在不及投  
宿一古廟席地枯坐達旦土人有知為京朝貴  
人者告諸總兵閃殿魁家乃讓宅居之

萬木森森繞帳廬郊壇日落燒痕枯燕雲一割歸無  
日易水寒生督亢圖

天壇周十里草木叢茂狐兔縱橫時人平跡所  
不到敵兵入諸其地為營城內外各分地據守

入永定門以東北至東珠亦屬英永定門以西  
北至驛馬市屬美自正陽宣武崇文三門抵英  
美界屬德內城則日據東四牌樓北俄奧法義  
分據其南各設官管理民政天津以都統署為  
聯軍政府分設八部一總理部二巡捕部三考  
驗身體部四戶部五辦理公私業產部六武備  
部七刑部八糧餉部近京數百里鐵路西南至  
保定歸法東南至楊村歸英東北至山海關俄  
據之



祖龍銷盡咸陽鉄木索還因博浪推父老苦秦苛法  
久收京日夜盼王師

敵軍禁民間私藏兵器縱兵大索十餘日記者  
殺無赦

美人深坐鬱金堂瘦盡靡蕪草不香生怕妬花風信  
緊容光消減帶啼妝

敵兵籍搜查軍器為名白晝入人家倒篋傾筐  
各飽所欲而去婦女輩皆蓬首垢面自毀其形  
以防不測

朱家結客散黃金酒後論交一片心末路慘遭文字  
禍空餘一劍作龍吟

王五字子賓慨慷負氣好任俠朱家郭解之流  
也養死士數十人往來山東河南兩道盜賊懾  
其名皆相戒不敢犯安維峻以直諫謫新疆貧  
甚不能就道子賓解千金贈之黃思永下獄傾  
貲極力營救得無死拳匪初起都人避亂南歸  
者多賴其保護世皆稱其好義子賓既為世所  
重有故人獻策攻交民巷附子賓名留其稿於

家為敵兵所得遂繫殺之

國祚將移必有妖尊前流涕聽童謠百年文物銷沈  
盡相宅淒涼賣賜貂

都城未破之先民間有南北鐵路長大清亡中  
國強之謠識者知為不祥

承平時衣冠貴族爭以奢侈相尚凡四方珍愛  
可貴之物悉輦致都下亂後物皆無主諸貴宅  
大半逃亡鼎彝圖書充積市上有人於南橫街  
見一紫貂出番銀十餅繫去額相國家中物也

五百童男護禁松景陽宮漏開銅龍惠妃顏色凋零

盡深坐雲屏哭 穆宗

日本初入城即行分兵防守宮禁宮中死亡

逸逃

外食指尚千人皆日軍供給之 太后出巡時

珍妃死瑾妃從唯惠妃留宮惠妃者 穆宗妃

也素統機智 太后甚重之時宮人無所稟承

共推妃為主妃守保國璽約東闕宦並遺使致

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

萬家燈火散樓臺擁篲迎門事可哀活盡虎坊橋畔

酒東洋車子疾如雷

夷法每戶各懸一燈天明乃滅夜闌燈燼聽敲  
門聲雖大風雨必起門首塵穢必洒水除治極  
潔居民且夕倚門遙見洋巡捕至皆擁篲以待  
稍懈鞭扑隨至美國兵官居虎坊橋湖廣會館  
地最繁盛多酒館橋上東洋車往來如織京堂  
以上皆乘之

兵火餘生數劫塵尊前語難目微瞋鬢弓欲報誰家  
怨苦恨清流毒語神

德國繙譯官柯達士初隨公使居使館克林德  
之被戕也達士半途逸去飛彈及其左肩倖不  
死德兵入以達士為本界知府達士親見克公  
死事之慘又圍困交民巷月餘醉後橫刀憤激  
之心時時見於辭色凡軍士縱酒淫亂鞭撻路  
人悉縱之勿問當時公卿被辱者倉場侍郎某  
為之浣衣刑部侍郎某為之舂土御史陳某為  
之御車鄭某為之剉馬草或曰軍士誤執或曰  
達士有意為之

汚命夷庭事可悲  
咸京無復漢官儀  
朝天夢冷宮槐  
落腸斷王維七字誰

美提督戴麗生用副都御史曾廣鑾侍讀學士  
黃思永侍講學士惲毓鼎道員王瓘為理事官  
四人惟毓鼎最專夷酋亦傾心倚任後疑其侵  
蝕房捐始稍稍疏之

紫光閣圮剩雙觚  
袞鄂鬚眉冷畫圖  
側帽揚鞭馳輦  
道無人知是霍家奴

紫光閣功臣畫像多為敵兵竊去或剪以糊壁

禁城自大清門馳道直入午門端門車馬往來  
無禁厠養阜隸日馳騁其間意揚揚自得也

胡服翩翩宴碧池金樽檀板不勝悲白頭老監談天  
寶太液淒涼罷水嬉

美提督宴諸酋於粵東新館徵集各部名優極  
一時歌舞之盛都城未亂時有茶園七所諸樂  
部逐日奏伎其來自陝西者作秦聲謂之邦子  
腔來自湖廣者作楚聲謂之二簧兵變後茶園  
皆燬於火諸弟子負時名者零落無歸至倚門



乞食

遊徧江湖氣未平窮愁虛負著書名  
驚心虎口餘生在悔入咸陽作客卿

美人丁慧良通中文善著書游中國二十餘年  
歷充同文館大學堂教習賞頭品頂戴使館被  
圍慧良亦在圍中後歸上海故人聞其來爭以  
酒果相慰勞慧良細述被難始末甚切齒諸滿  
員因僞言曰滿洲之入中國也兵分八旗今我  
八國之兵其國旗亦猶是也天道好還不急取

後悔何及是時和議尚未成奕劻在京師聞其

言大懼

日縱擄捕夜狎娼燕姬調笑勝吳孃重尋東閣留賓  
地搖落西風萬柳堂

曾國藩官翰林時與唐鑑倭仁何桂珍吳廷棟  
寶坻諸賢相聚講學因以暇訪人才而考究歷  
朝政殆得失蔚成將師之器近世京朝官一無  
所事好酒食游宴工結納或招朋聚賭作狎斜  
游具下者奔走達官之門夤緣求進貴介中愛

骨董書畫標榜稱名士者已不可得識者知其  
必釀災亂

萬柳堂為康熙時大學士馮溥延賓地鴻博諸  
儒嘗宴集其中今瓦礫荒涼鞠為茂草只餘破  
屋數間易名為拈花寺

薪膽君臣患難秋受人一抔汝何尤尚書更比宮詹  
辱徒跣鷄斯作楚囚

詹事李昭煒避難京南有旨命署戶部侍郎乃  
奔回其鄰居童子戲以瓦礫擲入俄將行臺俄

人大怒誤昭煒笞之昭煒訴於李鴻章執請移  
文詰責鴻章寬慰數言怏怏而出竟無如何也  
禮部尚書啟秀初聞五台僧有異術薦於朝令  
畫策攻交民巷日人知其謀執而囚之旋遭母  
喪給假三日縱之回啟秀見奕劻泣涕哀訴奕  
劻以死節諷之不從假滿復從容就執

月照秋梧葉葉霜禁度雙宿野鴛鴦韋娘半老風情  
在十斛明珠負石郎

蘇妓曹夢蘭以色藝冠絕一時兵部侍郎洪鈞

奉命使德奧道初上海以七千金購為侍姬挾  
以西行寵如嫡室西人以亦夫人禮待之而嘗  
與柏林公譙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見者皆  
為之傾倒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夢蘭盡竊其  
貲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瘵死再入樂籍更  
姓名為賽金花久之復還京師諸貴人輳集其  
門有籍之以通聲氣者各使館隨員多與之交  
好春初拳匪未亂時公使循例入賀擬假金花  
西服偽為公使夫人內廷微有所聞遣許景澄

峻拒之乃止瓦德西佩八國兵符僭居儀鸞殿  
召金花入宮與同卧起如夫婦金花居柏林久  
通曉德義志語言文字是時年已三十顏色姣  
豔如初游泰西時裝束雜菜採中西其服飾以新  
法改之奇詭出入意表瓦德西返國亦遭疾幾  
死

幽州西望古桑乾嗚咽何聲骨未寒莫恨長平坑趙  
卒他年報怨在西安

通州良鄉皆拳匪築穴敵兵發巨礮聚而殲之

良民寃死無算

翦葉曾分玉牒光不應被髮學佯狂八王燼息胡雛  
入坐使淵聰據洛陽

奕劻為諸王所軋以韜梅免始奉匪事起英使  
詣總署請以兵助勦奕劻婉詞卻之退而語載  
漪漪而曰暴厲鼠於庭招集無數蠅蚋其總署  
之謂矣欲遂撤之奕劻不從然謂其凶謹為之  
備遇事皆不敢爭後隨駕入山西太后恐追  
師西逼命回京議和王與李鴻章外結好諸酋

內撫綏百姓一切以靜鎮之諸臣避敵逃散者  
稍稍復集人心始定

一局蒼黃棋劫死官家養賊成驕子琅璫驛上聞鈴  
聲射殺妖狐血痕紫

朝廷辨義和拳詔書前後反覆不類一人一時  
所為始曰亂民令中外發兵捕之已聞諸匪勢  
盛陰以權術籠絡練為鄉團又曰團民曰拳民  
既而載漪用事倡議主招撫直以義民呼之前  
奉詔討賊若鼎士成梅東益諸人皆得罪及北



都淪陷乘輿播遷 太后恨義和拳刺骨御駕  
經介休團日郭攸圉跪謁道旁命斬以徇並責  
縣官陳曰穉剽辦不嚴削其職於是捐義民曰  
拳匪復令梅東益剽匪於滄州呂本元何永盛  
剽匪於河間又剽於獻縣又剽於景州諸匪徒  
禽斬畧盡不復能蠢動矣

覺羅亦是天家冑頸血模糊濺范陽銷卻八州都督  
印鳳臺悲殉莫姑娘

法兵下保定英德意繼之藩司覺羅延廷雍以牛

酒犒師郊迎十餘里法帥曰方伯何前路而後  
恭也因語雍何故縱匪雍曰此朝廷意雍不敢  
違法帥怒曰中歷六月二十五日有詔令各省  
護教堂不唯不護又執吾教士而殺之此亦朝  
廷意乎顧左右曰清律不遵朝旨者何罪左右  
曰當斬叱軍士即座中曳出斬之梟其首徇於  
眾曰無或如廷布政之抗違君命誤國殃民副  
將王占魁城守尉奎恆均同日誅死械梟司沈  
家本至天津對簿令保定知府輸十萬金贖罪

廷雍諂事諸王由長蘆運使驟遷直隸藩司裕  
祿死兼權督篆方自請剿匪以飾前過而不虞  
敵兵之遽入也初法有女士曰莫姑娘游保定  
為拳匪支解瘞鳳皇臺廷雍勿能救故法人尤  
恨之

驢背集卷三

驢背集卷四

長白山高日易斜二陵松柏散棲鴉孤臣淚點都成  
血幻作冬青一樹花

匪亂熾時西人客死中土者若南懷仁湯若望  
利瑪竇之墓皆被奸徒竊發敵兵過易州將修  
怨於東西兩陵李鴻章哀告各公使以書止之  
則陵樹已被砍伐守陵官皆逸去不知所之矣  
奉天昭陵福陵亦被俄兵侵害

螳臂當車計本非妄思兔輩捷淮淝褶衣未冷降櫓

出馬革遂尸願總違

俄皇聞拳匪燬鐵嶺軌道檄西伯利亞各軍大  
舉南侵先遣使假道黑龍江言以兵入保鐵路  
將軍壽山欲拒之而力不敵一日三致電音謀  
於奉天將軍增祺副都統晉昌增祺不答晉昌  
言俄人虎狼不可許不幸而有戰事奉黑唇齒  
相依當盡率內地兵復後援壽山倚奉天為復後援  
約吉林將軍會攻爾濱哈為先發制人而之策六  
月十八日俄軍已薄江而陳我師乘敵未濟邀

擊於江中盡覆其軍實俄將大怒調重兵攻取  
愛琿驅沿岸居民數千入牡丹江江水為之不  
流乘勝薄興安城壽山長子沒於陣警報至壽  
山大懼欲赴敵死綏取印授副都統薩保薩保  
不受俄兵已據墨爾根前進乃遣知州程德全  
詣敵請成俄人必欲入城見將軍使者導之至  
遇奉天援兵敗之遂入城將軍聞俄兵至自分  
必死作書遣俄將請勿殺居民手毒酒進其夫  
人飲之夫人辭次以授諸子諸子皆避之遂自

飲一卮不死授僕人以鎗使擊之而僕人手顛  
中其左肩仍不死乃朝服卧棺中再使僕擊之  
僕未應其切子奮然起曰奴輩無用老父既決  
計捐軀此何等事而不成其志乎奪僕人鎗一  
擊洞胸氣縣延尚未絕也既而呻吟曰吾殆去  
死不遠可蓋棺矣既殯柩有聲如牛磨二時乃  
已

誑敵田單浪得名何曾卽墨有神兵將軍欲進平邊  
策莫把妖書惑聖明



吉林將軍長順以省垣兵單迎拳匪金法師至  
倚以練團法師言土團皆偽拳不可用時折辱  
之士團積不能平潛遣人襲殺法師兩黨交爭  
流血滿地將軍坐視之勿能解也已聞俄兵進  
伯都訥懼甚不知所為從幕客言盡撤上姜鎮  
辣河嶺邊防關城延敵師入鑄錢局貯銀九百  
萬兩悉為所得俄人遂據吉林收我降軍盡有  
其軍械先是六月初將軍上書籌邊事盛稱拳  
民神勇言伊通焚教堂時有二小孩戟手向空

鼓煽頃刻火由內發其焚長春俄房屋闌盡然  
一聲火焰繼起拳民蹈火不熱距民房數尺有  
紅綫環繞不致延燒其誇誕欺蔽如此

穰苴執法軍仍亂先穀貪功將不和欲起屠沽成漢  
業沛中豪傑已無多

光緒十年東三省各設旗隊練兵五千名兵將  
皆用滿人為之專備東方大敵不任剿捕糜餉  
亦可以億計中日之戰各軍不戰而逃盛軍尤  
孱弱無用事平乃議裁撤別立仁育兩軍於奉

天軍各十營營兵交通馬賊恣行擄掠民不聊  
生言官發其事詔李秉衡案之秉衡廉得軍務  
總辦某縱兵受賄狀即案軍法斬之營規稍肅  
已復肆亂如故至是俄人已得海城整師北上  
將軍增祺與副都統晉昌不協增祺以李相方  
入都議和命各軍嚴守邊界勿浪戰邀功盡還  
俄俘晉昌方督兵遼南銳意主戰聞增祺謀大  
志星夜奔回將阻其事委革員壽長代領軍務  
晉昌歸壽長挑戰大敗棄軍北奔潰兵隨之沿

途大掠入省城盡焚官署民房文武官四出逃  
散教民迎俄兵入始分軍救火據守軍械火藥  
二局擊殺亂民增祺率司道走義州晉昌奉御  
容冊寶假道承德赴行在不達投奔蒙古初晉  
昌以舊軍不可倚別募神武義和二軍凡萬餘  
人皆招集市井無賴充之潰敗後虜聚圍場營  
哨官督隊搶掠鞏開花礮擊殺通化團勇數百  
勝水河被禍尤烈

昆陽貔虎秦池鵝併入三邊教勒歌獨有孔融居北

海危城談笑卻兵戈

俄兵分三路同時並進東路由琿春取寧古塔  
北路由愛琿墨爾根取齊齊哈爾又進據伯都  
訥取吉林南路由牛莊海城遼陽取盛京既得  
盛京三軍聯合一氣分兵畧旁近郡縣皆下之  
唯通化知縣陳璋率數千人守城不去事平條  
上善後九事一開礦一墾荒一改營制一整頓  
驛站一久任良吏有司一收回官帖一定局員額  
數一收集潰勇一收稅不用鄉紳侃侃數千言

皆切中時弊

依人作客羈窮髮草檄胡天筆札工官渡敗歸袁紹  
死九京何面見田豐

浙江山陰縣人王煥官工部郎中鬱鬱鬱不得志走

依壽山壽山念舊交留置幕中一切軍事文報  
盡出其手煥以故人之義遇事直言無假借聞  
壽山與俄人決戰切諫不聽已而兵敗急請遣  
使求和又不從乃辭歸作一書留示壽山曉譬  
利害問靈詆毀之詞壽山見書大怒遣人追及

於途縛而歸欲殺之左右環跪乞命乃寘之獄  
中煥既入獄自度不免復作一書與壽山歷數  
其過詆毀勝前書百倍壽山益怒朝服坐大堂  
煥煥而出之曰爾知罪乎煥曰不知也爾聽吾  
言不至於敗且則有功惡得罪壽山語塞而惡  
其言而之不遜也怒不可遏下堂親批其頰數  
十煥齒折唇裂噴血大罵不止壽山無如何誣  
以盜生金出境斬之由是眾皆解體  
劍佩雍容鎮海疆錢鏐功不在勤王彎弓自射羅平

鳥不使池魚並及殃

袁世凱所統武衛右軍本北洋游擊之師歸榮  
祿節制津沽事急有詔令率所部由山東赴援  
世凱以膠防辭且云臣部八千人俱習洋操拳  
民見之必自相屠擊徒損傷將士無益後聞天  
津失乃遣夏辛酉以嵩武軍六營赴之

拳匪動稱山東老團自世凱提兵渡河諸匪徒  
解散畧盡後夷兵四出畿輔遍遭蹂躪相戒不  
入山東境始禍之區晏然不見兵革之苦議者



或譏其以鄰國為壑然保障一方東民皆受其  
福矣

濟南移節入河東批虜依然作宋聾一疏臘丸爭不  
得可憐中壘抱孤忠

毓賢以李秉衡薦不二年遂代其位山東故盜  
藪賢又寬從邊民好亂者皆歸之朱紅燈嘯聚  
恩縣平原高唐茌平長清等屬踞守馬家河大  
為民害平原令蔣楷告急道袁世敦以兩哨往  
撫別遣濟南知府盧昌詒監其軍戒勿殺賊乘

表軍懈傷我將士三人世敦大怒親率兵攻之  
賊敗走毓賢以表將妾戰邀功悉奏參革職及  
東昌事發用表世凱為巡撫毓賢免官入京以  
拳匪神術鼓煽諸王復魚緣調撫山西山西匪  
徒遂倚之倡亂六月初捕殺太原教士之數十  
人又移檄各郡縣盡捕其黨學政劉廷琛力爭  
不聽遂密疏參之朝廷置勿問  
還朝賊幾傷表度免胄人皆望葉公留得中興元老  
在一生功過在和戎

天津未破時拳匪盤踞內外過十萬人凡言用  
兵不便者皆被害之李鴻章陰避其鋒留上海  
觀變京師陷中外皆延頸望和當時能主持和局  
者非鴻章莫屬遂命為全權大臣與奕劻榮祿  
同入京議款許便宜行事榮祿至敵人不納奕  
劻雖親臣威望去鴻章遠甚鴻章既受命朝局  
始有轉機都人皆置酒相賀

行殿淒涼傍五台流民滿地况兵災寒天半臂宮衣  
薄恰喜青州貢麋來

山西大旱之餘益以兵燹百姓流離商販不至  
兩宮抵太原上方服用猝不及辦適山東貢絲  
綉二百匹始製冬衣

痛哭聲高動兩宮八千子弟盡英雄未遂祖逖收京  
洛先送蠻酋霸粵中

江蘇巡撫鹿傳霖統勤王兵至山東境遂巡不  
前聞京師陷兩宮西走乃率所部趨山西謁  
太后於行在伏奏痛哭移時言乘輿播遷皆臣  
等赴援不力之罪今當速避其鋒俟諸夷自相

搗或倦而思歸徐圖恢復 太后大喜即日遷  
兩廣總督

千里隨塵旅夢愁邊牆隱隱月如鉤何人密贊西遷  
計先付關中託鄧侯

甘肅藩司岑春煊初統甘軍五營入衛自陳新  
募之兵不能當前敵有詔令駐張家口防俄未  
行而通州陷倉卒走昌平越二日兩宮過南口  
率所部二千人赴之行從至太原太原寒瘡又  
逼近直隸車駕不敢久留從鹿傳霖計再幸西

安先簡春煊為陝西巡撫經營關中以待留傳  
霖參決機務改用陶模督兩廣

北院霜淒萬瓦寒帝居猶是古長安雙鷄自足充公  
膳莫作郊園駐蹕看

西安有南北二院北院巡撫所居南院總督行  
館也御駕至秦即以北院為行宮行宮頗狹隘  
唯終南仙館植有花木上於聽朝之暇時游眺  
其中

太后駐頤和園時內務府每日報銷千金宮中

供奉在外秦地苦寒採辦不易冬春煴設支應  
局派鹽法道胡廷為督辦每日上供限二百金  
膳房唯日進母鷄四翼鮮豚四蹄而已

聞說西師逼大梁兩河諸將整秋防君王病起求蘇  
合始悔當時用蝓蟻

敵人據守都城分兵四出北由昌平出居庸關  
直抵張家口東守榆關西路保定正定下兵護  
鹿窺井陘南由河間下大名歷經青蠡肅寧祁  
州新樂行唐東光等地聲言進逼河南斷南北

餉道 太后 懼詔曹元祥以兵三千扼潼關  
程文炳守彰德余朝貴守衛輝言者劾裕長而引  
虎自衛不可恃遂移余蔭霖撫河南而令同原  
提督鄧增陝安鎮總兵姚文廣各率所部回任  
裕長調撫湖北卒於途蔭霖旋以教案牽連罷  
職

自別 先皇謝翠翹老身雖在亦無聊漢家伏臘無  
人問悲對朝官看黑貂

兩宮既去惠妃收歷朝寶物及傳國璽扁置一



室坐卧其中私語御嬪曰吾嘗視此為存亡脫  
有變即舉火焚之無令污賊手已而和約成當  
用詔實崑岡監視內監入請妃不允曰天子蒙  
塵詔書不辨真偽崑岡入具述和議始末妃見  
崑岡朝服襲貂知朝臣無恙驚喜拭淚因以璽  
授之詳詢夷情且悉兩宮消息時十二月臘盡  
城市寂然五城出示令各商店張幌換桃符莫  
有應者

輪臺遺恨古今同六事何曾肯責躬讀到奉天哀痛

詔令人翹望陸宣公

兩宮既達西安皆言宜下詔罪已樞臣撰擬不敢歸於上但云禍亂之萌匪伊則朝夕而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心無泄為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讀者皆拑口而笑

一丸泥可塞函關杜宇聲聲喚帝還喚得帝還啼血盡空留儀羽落人間

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聞聖駕由太原幸西安有久居之計合疏力諫疏云自古國家多難

之時亦有遷都之舉然必須敵人不能懸軍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國圖存今日聯軍謀堅勢衆實與古來不同况陝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來屢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為鄰新疆近逼強俄甘肅尤為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各國方以新勝之師聯合圖進我能往彼亦能來不畏數萬里之海豈畏數千里之陸恐山川之險未可憑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今日幸陝之舉議

者必以成秦中遠隔海口有黃河潼關為險險  
隘可守不知古今兵事實有不同八國環攻與  
一國構兵又不同今日戰鬥須憑槍力守禦須  
憑礮力潼關同州等處之黃河僅寬四五里愈  
上愈狹外國陸路行營快礮七生的口徑者及  
八九生的口徑用馬拖運者可擊七八里新式  
長田鷄礮可隔山遙擊數里中國皆無僅憑土  
礮小洋礮豈能守河守關各省槍少彈缺自造  
無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運道必然梗阻不過

數戰殫于即罄雖有忠義軍民徒手以難擊敵  
蓋一國則深入難八國則接濟易此陝省拒敵  
之難也又查外國通例凡係有和約之國必駐  
公使若其國為公使所不能駐者即不視為與  
國一立和約即使遷都陝西各國肯允亦必各  
遣公使來陝駐劄經此次變故以後使館必派  
洋兵保護距海愈遠洋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  
隸一路各節節皆駐重兵是無論遷都何處必  
有使館洋兵徒使中原數千里皆為洋兵盤踞

此陝省遷都之難也自此疏出天下相爭傳播  
東南人心稍定北京留守諸臣亦聯名力請回  
鑾羣小挾兩宮為重者始有懼色

萬國通商我鬻官補瘡終恨內難刻關中未可居奇  
貨且作斜封墨款看

陝西大饑較河東尤甚斗米值錢二千市屠雜  
死人肉鬻之岑春煊奏辦賑捐例銀視舊章減  
八成山東以兵餉不繼又奏設海防捐李鴻章  
又奏設順直善後捐由是州縣親民之官無不

以賢得矣

于思棄甲來歸國氣鼓依然傲五侯滿座貂蟬門客  
盛拜官終是爛羊頭

崇祿盡喪其軍奔達行在復執朝權陳澤霖吞  
沒軍餉十餘萬崇祿初欲奏劾澤霖大懼潛遣  
人代為緩頰因以前敵喪失聞陳夔龍貽穀譚  
啟瑞胡廷樊增祥皆其幕賓崇祿既入西安即  
擢夔龍為河南布政使譚啟瑞為潼關道廷為  
西安知府增祥由渭南知縣不二年徑升陝西

臬司內廷機要文字皆其撰擬

百年古寺長蒼藤亂後無家去訪僧細檢緝紳疑鬼  
錄舊友唯一孫登

時倉庫衙署皆被敵兵盤踞奕劻檢校留京員  
數借柏林寺為公所漢員到者百餘人皆燕服  
徒行相對唏噓無復後五陵裘馬之態吏部舊僚

唯見孫培元一人而已

監軍持節駐瀛臺美矣君哉禁殿開回憶漢廷徵侍  
子合肥丞相淚盈顙



列國合從兵俄羅斯外英五千五百人法五千  
人德七千五百人美一千七百五十人義二千  
五百人奧二百五十人總二萬八千五百人袁  
其軍為聯軍推德將瓦德西為總統駐節瀛臺  
擅用乘輿法物李鴻章往拜步行入西苑門有  
勸令乘轎者鴻章曰兩宮雖播越在外門則猶  
是也吾何敢因泣下  
骨肉流離賦七哀拜鵲心事沮燕台東方餓死相如  
渴難得監河貸粟來

兩宮倉皇出走城內官民數日後始知消息以  
故從者寥寥八月初有詔令六部大臣領司員  
赴行在諸臣身陷兵間百物蕩盡十室九不舉  
火劉坤一等合各省大吏捐二萬五千金救之  
受者大悅

萬死刀兵痛哭場忽傳南海送慈航管寧卓帽歸遼  
左杜甫麻鞋達鳳翔

自海道不通山東河南盜賊蠱起南人官京朝  
者皆阻陷北方極瑣尾流離之苦上虞商人潘

炳南倡義捐三千金設毅濟會推郎中陸樹藩  
為首天理寺少卿盛宣懷復設東南救急會迎  
被陷京官悉歸上海或送達行在於是南人出  
京者近三千人皆遂生還之望矣

松杏山河戰血紅艱難一旅起遼東不堪面受西鄰  
責恰與當時七恨同

聯軍之入都也俄人願得地日本基之英吉利  
欲保商務亦不許德從英法從俄美利堅調停  
其間乃許我和加我四大罪載之盟書一殺克

林德一攻使館一發西人墳墓一殺杉山彬云  
此皆非禮義教化之國所為其要素大綱凡十  
二款不許增損一字

萬民欲食王倫肉六國爭求鼉錯頭十萬橫磨如可  
恃石家謀主早封侯

聯軍索首禍八人載漪而外曰載勛曰載瀾曰  
剛毅曰英年曰趙舒翹曰毓賢必欲生互其頭  
始許議和剛毅已前死聞喜敵疑我誰許于尸  
驗之竄毓賢於邊削英年趙舒翹職載漪隨董

福祥走寧夏載勛載瀚皆禁錮終身日人為之  
言於各國請貸其死英德法均不許曰不殺載  
漪毓賢是師出無名也

藩途舊是興龍地一割何殊失股肱留得嫩江衣帶  
水玉魚淒絕拜諸陵

俄人增兵滿洲過八萬誘盛京將軍增祺立私  
約十二條以授使臣楊儒脅我燬礮臺繳軍械  
設俄官駐奉天如將軍制事皆關白而行南中  
士論大譁張之洞劉坤一陶模力爭初約章未

出時俄人復書許歸我滿洲不侵中國主權至  
是計無所出乃援前說再致書俄皇曰前得還  
書仁人之言大君之度具形楮墨慚感實深嗣  
由楊儒遞到約章逐細尋繹似中國主權尚未  
能保全無礙蓋國書君之言也約章廷臣所議  
也夫思患預防者謀臣之忠而恤鄰仗義者大  
君之仁敵國東三省業經失守仍以見還朕圖  
報不違但可勉從何忍違異無如東三省主權  
一失各國皆從而生心中國將無以自立大皇

帝欲力固和局而尚不免各國籍口分爭度必  
不忍出此也前此之衅朕知過矣今日之事唯  
大國實保全之俄皇得書不報即而英日皆請  
廢約俄人迫於眾論不欲與各國為仇始許廢  
約再議

開禧節相好談兵死後頭顱萬里行說到晉陽心胆  
碎還將蜚語陷西平

毓賢遣戍至蘭以敵人於總署搜得毓賢誘殺  
教士密疏故有旨令陝甘總督誅之布政使李

廷蕭由山西調甘肅賢舊僚也賢將死悲念後  
事求貸於廷蕭不得遂發憤罵曰太原之事皆  
汝贊我死行及爾財帛寧可守耶廷蕭乃大懼  
因仰藥死前山西道府以下與賢連坐者凡二  
十餘員

磔鼠張湯酷吏才緒衣垂涕望三台鏡中總覺頭顱  
好生奈何曾肯自裁

袁許五人之被害皆徐承煜監視行刑敵兵執  
承煜指為匪黨欲誅之李鴻章為之請於各國



公使曰五臣之死諸王公鍛鍊成獄以付刑曹  
今殺承煜償之於法不公無以服天下公使覆  
書詰問白蓮教事李鴻章無以答日人柴五郎知  
其故私勸承煜自裁承煜解以父死未葬時啟  
秀與承煜同繫一室啟秀屢欲自經輒為承煜  
所覺解譬百端曰和議垂成我輩寧久辱耶後  
卒同斬西市

南內淒涼話劫餘織兒撞壞好家居秦中自古多遺  
奠重見輶轅載飽魚

太后居南院追念被戮諸臣顧左右曰去歲匪  
亂初起載勛載澍自誇近丈王公謂大清國天  
下不能送與鬼子殿前信信爭辯無復上下等  
威惟趙舒翹畧曉事但涿州覆命時不應以拳  
匪無能為亂欺我因泣下露襟舒翹之賜死也  
命岑春煊監視初服鴉片煙不死即在金稍輟  
轉牀褥間又不即死懿旨令申刻覆命已薄暮  
逾限矣乃捻紙醮火酒塞鼻掩衾而斃之情狀  
極慘英年先一日監斃載勛賜死蒲州載漪載

淵以宣宗嫡孫免死竄極邊永不釋回  
封樁庫燬散錢刀郿塢燈寒驗董逃又括金增充歲  
幣孔桑言利析秋毫

敵兵既括庫幣而火其署又搜索諸王公邸第  
禮王襲爵十餘世入闕以來賞賜累萬萬皆為  
所取前江西巡撫德馨以貪婪落職犇金回旗  
悉窖而藏之至是出無車隆冬猶衣簿綿八國  
兵更調往來凡私宅羅掘所得百倍於公帑和  
議成償款並于母計過九百兆各省大吏私償

教堂產業亦不下千萬蓄司農十年所入不足  
以抵之國償之鉅通地球無與較矣

秋風虎燾擁元戎渾水尋盟再造功一十九人齊歎  
血奉槃毛遂是英雄

和約既定十二款悉如所請李鴻章舌款唇焦  
外受諸夷恫喝內遭朝旨駁詰閱時半載始克  
就緒乃按所索各款分別照會各派國一派而醇親王  
出使德代表朝廷惋惜克大臣之意並於遇害  
處所建立牌坊二首禍諸臣及外省獲咎官員

照所定罪名懲辦拳匪滋事各城鎮概停考試  
五年三日本書記生被害派戶部侍郎那桐為  
專使謝過四給銀二百萬兩為各國墳塋建立  
滌垢雪侮之碑五禁止軍火進口二年六賠款  
四百五十兆兩限三十九年分還以四釐行息  
海關抵前債騰餘及新增切實值百抽五各稅  
質償不足並以常關鹽課予之七招充使館地  
界盡逐界內居民一切防守由各國自主常留  
兵隊保護八由京師至海道各礮臺一律削平

九黃村郎坊楊村天津運糧城塘沽蘆臺唐山  
灤州昌黎縣秦王島山海關等處許各國駐兵  
以保京師至海通道十各省督撫大吏暨有司  
各官於所屬境內保護不力者革職永不叙用  
民人有唱會與諸國仇敵者斬頒嚴旨布告各  
府廳州縣十一改修北河河道由諸國董理中  
國派員會辦每年付銀六萬兩黃河浦設局修  
理該局經費預估二十年每年用銀四十六萬  
兩半歸中國半歸洋商十二改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為外務部各國使臣入覲內府備綠甌大  
轎加黃纒往迓抵景運門易椅轎至乾清門外  
階前降輿設宴在乾清宮 皇帝躬親入座於  
是畫諾成盟歸我侵地撤兵送天津是役也鴻  
章屬僚周馥蔭昌皆與有勞徐壽朋洞悉夷情  
往來爭論鴻章倚之如右手其功尤不可沒  
云  
林從竈上說搔除匕首登壇計已疎願與單于捐細  
故論交猶是尉佗書

初上聞德使被戕痛哭請於太后曰京民萬不可恃今公使被害大違公法敵騎旦夕踐都城亡無日矣請乘今致書道歉異時或有轉圜之地太后深然之六月初七日令自總署為書致日本云中國與貴國唇齒相依而邦交至篤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之事朝廷防患不周正深惋惜下令拏凶而各國因民教仇殺致疑朝廷袒助竟爾攻占大沽砲臺於是兵燹驟開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大勢東西並峙



而東方祇我兩國支持其間彼爭雄西土虎視  
眈眈者其注意獨在中國哉而萬一中國不存  
恐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正應暫置微  
謙共維全局現在中國籌兵禦匪應接不暇排  
難解分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為此開城布臆肫  
切致書維冀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  
惠賜德音不勝激切盼望之至時總署總理大  
臣為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等載漪責其輸情敵  
國大憾之至是八國議和日日本力待和平此書

之力也

口吃由來善著書子雲才調比相如出山便脫西征  
節辜負當年賦遂初

工部主事夏震武初以越職言事忤朝貴乞終  
養歸讀書山中謨述甚富表昶官蕪湖道時延  
掌書院不就兵部侍郎文治慕其名嘗單騎造  
訪拒不見至是聞北京陷兩宮蒙塵奔赴行在  
上中興十六策樞臣鹿傳霖大偉之旋自請使  
俄爭東三省和約保吏部主事洪嘉與道員許

珏為隨員 太后不許令往北京參和議震武  
大失望復上書請斬王文韶指為漢奸朝廷責  
其狂妄擬發遣傳霖極力營救遂削職歸

驢背集卷四